國朝寶鑑 下

世宗 下
文宗



國朝寶鑑卷之五

世宗二

七年傳旨刑曹曰獄者所以懲有罪本非致人於死司獄官怠於審察獄囚於祁寒盛暑或罹疾病或因凍餓間有非命致死者中外官吏體予至意淨掃囹圄療治疾病無家人護養者官給衣糧如有懈緩不奉行者嚴加糾理○

上幸西郊觀稼按轡徐行觀兩麥茂盛欣然有喜色登孝寧大君別墅新亭適時雨霈然須

史四野饒洽
上喜甚乃名其亭曰喜雨○集賢殿上書言守
令六期之不便
上不允初久任之議起於河崙然未得建議施
行常自言
大明專以久任官職維持天下領議政府事柳
廷顯禮曹判書許稠亦嘗勸
太宗立中外久任之法
太宗亦嘉納其言而未即從之及
上即位廷顯稠每勸

上行之至是稠為吏曹判書

上遂決意立法而中外喧然皆以為不便或言不可變

祖宗成法或言有害於民或言官制紊舛或言養親久闕或言子女婚嫁失時

上皆不聽是時中外晏然百姓安業立法精密官吏奉法益謹

上窮討六籍博觀書史思極深長羣議洶洶時適大旱異論蜂起而堅守不易○教曰刑以輔治律以斷刑古今之常典也雖然律文所

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所以刑書有律無正條引律比附之文夫刑固聖賢之所慎而上下比附毫釐之際尤所當恤令之法吏於比附之際率從重典予甚愍焉罪之疑於輕疑於重情理相等者則當從輕典若其情理近於重者務合於法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予所服膺又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攸司其念之○時以旱災停諸道進膳大臣請令依舊供進

上曰旱乾水溢農事不稔天旣譴我以災變豈

可煩民進膳○
上曰冬寒而多雪是明年豐稔之兆宋人祈雪
以此也柳廷顯曰凡政治順其常而已人事
順則天道亦順旣盡惠迪之道不幸而有災
變恐懼修省悔過自新庶可回天若平日不
能盡事天之道而遽欲祈免不可得矣
上嘉納之○憲府劾過期不葬其妻者
上謂左右曰尊卑貴賤葬期各有定制世人惑
於陰陽拘忌禍福之說久不克葬曾命集葬
日通要頒諸中外雜凡妖書悉命火之其有

瀆匿妖書者按律科斷○
上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理更番入侍
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
事至夕乃罷日以爲常嘗召書筵官曰世子
常在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近日命隨朝
衙予時幸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爲戲玩所
移也○
上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士分受諸史而讀
之淮對以經學爲本不可專治史學
上曰吾於經筵問以左傳史記漢書所記古事

或不能對博觀古事以備顧問不亦可乎遂
命鄭麟趾等分讀諸史○
上謂政府六曹曰今年夏罹旱暵冬值愆陽十
二月乃藏冰之節氣暖如春又昨日大霧靜
思厥愆實由寡人願聞讜言以荅天譴歷觀
往昔雖當太平之時大臣尚有挽裾切諫者
且其所言有竦動人心者以今觀之雖曰小
康其不及古必矣未見有敢言面爭者又其
所言不甚切直何今人之不如古也左議政
李原對曰容有不知而不言者豈敢知而不

言
上曰予之所謂不如古者非謂是也其論議之際一人是之則皆曰是一人非之則皆曰非無有一人排衆論而難之者此予所謂今不如古也又曰漢之宣帝世稱綜核名實內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外則匈奴款塞稱藩請命下吏然後之議者以為基禍之主也宋王安石為相自以為輔國安民神宗亦勵精圖治而不免後世之譏可不懼乎世雖平康恃太平乃所以致衰亂之漸也韓尚德曰

殿下今日之言實
宗社生民之福也許稠曰天之譴告實由人爲
近來天氣不調臣恐禍亂之作已兆顯
殿下惟日戰兢
八年
上軫念火災未息盜賊未弭憂形於色知司諫
高若海曰火災之來由民心之不正也民心
不正由大臣之不正也今上有
聖明而大臣未能調變致災如此古人云大人
只是正一箇心耳大人之心正則民心和而

天氣順天氣順則安有災變
上曰爾言善矣陰陽不調是乃予不德所致也
予雖否德大臣恊贊交修不逮則庶可以答
天變矣○黃海道觀察使李明德獻甘露
上謂代言許誠曰凡祥瑞之應或當應而應之
或不當應而應之其應無常觀歷代昏亂之
世或有甘露降靈芝出者此不當應而應之
者也今天災荐臻雨澤不降此非當應之時
也而甘露降焉若非當應而應之則古人有
以變論之者可不懼乎○命上林園花卉鵜

鴿悉散給民間
上凡於珍玩之物無所好○咸吉道都節制使
河敬復鎮撫邊境野人畏威不敢近
上聞而重之使久其任厚慰其母遣護軍洪師
錫致書褒之曰甚苦暴露卿有老母邈居晉
陽歲在壬寅卿以邊警之急不遑覲省受命
即行既赴鎮仁以撫卒威以禦敵姦寇戢
邊民以寧予之倚卿隱若長城然倚閭之望
陟屺之思已五年矣予何頃刻而忘于懷耶
玆欲遣將代卿謀諸廷臣實難其人古人有

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則卿之盡心塞上豈
非孝之大者乎且予體卿之意特加存恤卿
母卿宜自寬爲予效忠令遣洪師錫賜卿宴
仍賜衣冠馬匹至可領也夏暑強食自愛○
義禁府啓宮人盜御庫財律當斬
上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臣以爲殺人不可輕
古之聖人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必
審其可殺而後殺之且凡死囚法必三覆今
宮人盜財帛下義禁府斬之不使覆奏後世
中主以一時私怒藉此爲口實便下詔獄輕

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
上嘉納之命立義禁府三覆之法○
上講大學衍義至雲漢章喟然嘆曰吾經旱災
未有如今年之甚幸賴
宗社之佑民免飢饉雲漢之辭正予憂旱之意
也○時修勤政殿參贊許稠啓曰初構之時
凡殿宇丹雘
太祖務從儉約頗
殿下勿令侈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曰丹雘用金予亦以為太侈即命董役官勿

用○

上曰向者大臣請復立號牌之法

太宗亦已行之以民不願而罷之今若復行恐民之怨咨也卞季良曰為一邑之主則當知一邑之户口為一國之主則當知一國之户口為天下之主則當知天下之户口大抵民之願惡不可苟從今民憚號牌者欲脫漏户籍規避賦役耳號牌之法宜當舉行

上然之

九年

上渡江幸衿川觀鷹回至江上風雪暴作波濤洶湧舟楫不通命取衿川縣米豆給扈從軍士至夜半風猶未止比曉乃渡左議政李稷謁于道

上曰

太宗觀鷹不越江其慮深矣予則過聽人言涉江而行風雪之變是天譴我也憲府以百官不及奉問起居請劾禮官

上曰今日之事予之過也勿論自是不復幸江外○十一月大雷電以雨

上曰今雷電失時天之譴責深矣許稠曰冬月雷電古亦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殿下軫慮太甚臣又恐憂勞成疾○御經筵講通鑑至唐環卒其子丁憂帝命近臣往其第傳起復之命近臣還奏曰某哀毁罔極臣不敢傳命也參贊官許誠曰近者起復之命非一臣恐此命屢降則朝士之短喪者多而下之視効者亦從風而靡矣
上曰今後自非大臣能為有無者勿令起復○
户曹請以司宰監陳魚腊給民收價

上曰是與民爭利也命給成均館五部學生
十年講通鑑至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
賂爲之請原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
上曰古之帝王非不知宦官用事之害何深信
不悟乎豈以其無後嗣無遠計歟檢討官偰
循曰漢唐之際宦官至有廢置人主者豈無
遠計乎積陰陽之惡氣內外不中不可與議
國家之事
上曰宦官但可任給使耳○
上覽性理大全謂集賢殿應教金墩曰予試讀

之義理精微未易究觀爾可刻意觀之以待
顧問○有人擊光化門鍾訴冤問其故荅曰
掌申聞鼓者禁之故擊鍾
上曰設申聞鼓欲達下情也若所申不實則罪
在其人豈關司鼓之吏如此負屈不伸者必
多乃命罷掌鼓者職○
上曰予聞郡縣催徵義倉糶糓民甚苦之今歲
僅免飢饉予欲停斂以寬民食賛成權軫等
對曰往歲蠲舊債之粟今又停斂則雖富者
必不納矣

上曰設義倉以爲民也雨暘不時民皆艱食若
強斂所貸則貧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
凶年其諭守令視民貧富收斂若以一年之
稔盡收前日之貸則鰥寡孤獨必至困窮予
所不忍也○
上聞晉州民弑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向
者許稠每以嚴上下之分勸我我聞而嘉之
今果然矣遂召羣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俗
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錄等書使閭巷小
民尋常讀之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義之

俗乃命偰循改撰孝行錄以進○白雉見禮
曹啓曰傳云人君敬宗廟則白烏至今白雉
呈瑞臣等請賀
上謙讓不允
十一年教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盡其孝沒
則致其哀天性之自然也高麗之季無知之
民類生邪心父母沒即毁其家或委死氣猶
未絶出置外舍雖有復生之理終不免爲夏
葬多會香徒置酒張樂無異平日今遺俗未
殄予甚軫慮嗚呼人固各有秉彝之天誰不

愛其父母但狃於習俗不之思耳自今依司
明示教條俾知舊習之汚咸得自新以成仁
孝之風○
上講左傳至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携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歎曰孔子嘗稱晋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然予考二
君之迹桓公一匡九合爲諸侯伯者獨一管
仲之賢輔之文公之臣無如管仲者而爲天
下伯乆於桓公設使得如管仲者任之則其
功烈豈止桓公哉又至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上曰史官當盡記一時行事之迹以示後世為人上者豈可使史官善則記之不善則不記乎為此言者殆失之○

上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不可盡同古書乃命諸道觀察使逮訪老農已驗之術以聞命摠制鄭招就加詮次書成名曰農事直說頒于中外○初建宗學選有文行者為愽士以教宗親自是宗室咸遵禮則○

上講詩至靈臺篇曰靈臺之作雖為望氣祲察災祥然畜養禽鳥有似遊觀之具文武盛時

宜無此事而有之是未可知也降及于漢苑
囿是崇至有作鬪獸戲者末流之弊至於如
此

十二年

上曰人君代天理物當順天道故古者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古人亦曰季秋後請死罪今於
秋分前奏覆待時乃刑者誠恐留滯犴獄也
然初覆既奏便是獄成有違古法自今凡干
死罪待秋乃啓○

上謂知申事許誠曰高麗之君有功德於民者

則已令奉祀陵墓之在舊都者頹圯不修誠
所不忍宜令所在禁其樵采時加修護○
上謂左右曰古之帝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我
國賴天地
祖宗之佑邊圉無警民不知兵大抵人情習於
安娛則漸以陵夷卒然有變莫知所為紀律
不可不嚴近以盛農嚴寒或停軍士番上自
今可令軍士不計時候番上○御經筵論吉
之節義之士因曰高麗巨家大室皆臣事我
家吉再以寒士抗節不仕是人之所難也予

旣贈諫大夫又爵其子所以褒其節義也○
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欲進馴鹿
上聞之曰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其令勿進○教
曰人五臟之系皆近於背故已著鞭背之禁
然官吏拷掠之際率多鞭背頗傷人命自今
京外官吏毋得笞人背違者抵罪○教曰囹
圄之繫搒楚之嚴人所共苦其中老幼尤可
矜恤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歲以上者除殺
人强盜外不許禁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
犯死罪亦勿禁身拷訊據衆證定罪

十三年

上曰

太宗實録垂成予欲觀之右議政孟思誠曰實録所載皆當時之事以示後世皆實事也

殿下見之亦不得爲

太宗更改令一見之後世人主効之史官疑懼必失其職何以傳信將来

上從之○

上嘗患渇疾代言等啓醫云宜先食治白雄雞黄雌雉羊肉皆能止渇請令有司逐日供進

上曰吾寧爲自奉以戕物命況羊非本國之所
産乎代言等曰官羊滋蕃請姑試之
上竟不許○
上謂金宗瑞曰卿嘗爲言官數言讓寧事不置
是不度予本心也讓寧之失不過冒亂女色
狎昵羣小所行狂悖不遵教誨
太宗以大義廢之若以天倫言之位固讓寧之
有令予代之享有一國之奉況匹夫之於兄
弟猶隱惡揚善使立於無過之地不幸罹於
罪辜則或納賄或乞哀使之得免者人之至

情乎爲一國之主反不如匹夫而不能庇一兄乎卿知此意以諭諸人予將召置京第嘗常見之以盡友于之道○教曰刑者輔治之具雖古之盛時固不得而廢也舜爲天子惟刑之恤皐陶爲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克底雍熙之治吁盛矣哉降至于秦始皇尚殘暴而趙高之徒務刻酷無仁恩二世而亡可不戒歟盖獄者人之死生係焉苟不真得其情而求諸箠楚之下使有罪者幸而免無罪者陷于辜則刑罰不中含寃負屈終莫得伸足以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此古今之通患也予觀中外折獄之官最初鞫問文案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辭未有參驗詳究以求事情者也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或一失悔將何及此予之夙夜矜恤未嘗頃刻而忘于懷者也繼自今為吾執法者精白虛心無拘於一己之見無主於先入之辭毋雷同以效轍毋苟且以因循勿喜囚人之易服勿要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復以求之使死者不含寃生者無抱恨羣

情胥悅致囹圄之一空協氣旁流臻雨暘之
時若○司諫院論領議政黃喜請田于交河
守以爲農莊不宜在百僚之上
上不允謂安崇善曰喜圖故大臣且
太宗所信任予豈忍輕絶
太宗嘗謂予曰讓寧之爲世子具宗秀之徒依
阿多行不義使讓寧失道問於喜曰處之何
如喜曰世子年少所失不過鷹犬當時謂喜
爲中立觀變以今思之喜實無罪
太宗又引史丹事解之因泣下言猶在耳予何

從新進諫臣言絶之耶

十五年朝祭始用雅樂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竽簫管等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將鍾磬二器投池中得存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皆賜樂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數乙巳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春磬石產於南陽

上慨然有革古更新之志乃命朴堧造編磬堧

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因考前賢之議曰地有肥磽黍有大小聲音高下代各不同陳暘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偏東極與中土風氣頓殊難以候氣乃用海州秬黍粒形以蠟鎔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為一分累十粒為寸法以九寸為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逾月製新磬二架以進曰今造磬形摸一依中國聲音則中國之磬蕤賓其聲反高於林鍾夷則同

於南呂應鍾下於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
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器若依此而製決無
諧協之理故謹依中國黃鍾之聲以制黃鍾
之管因而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以協律
以此而定
上命取新磬二架
大明所賜磬一架簫管方響等器以新製律管
協之
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得正聲音清
美制律較音出於意表予甚喜焉但夷則一

攷其聲不諧何也塤即審視曰限墨尚在未
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聲乃諧磬成之後命
塤專掌之朝祭之樂始備矣○奉安
太祖
太宗位版于
文昭殿親祀教曰報本反始禮經之常事亡如
存孝誠之至故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太
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
之也予承
祖宗之貽憲襲無疆之鴻休繼述惟勤追慕罔

極每於四時之享饗薦之禮務極精嚴以展
孝思顧念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
神御安於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我
太祖
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
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宇不勝其繁可繼可述
不亦難乎肆命禮官參酌古今宮城之內改
建
寢殿仍號文昭後代奉祀無過五室凡其
神御之物禮樂之具一切更新創立一代之規

定為萬世之典屬大禮之既成宜百姓之均
慶○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犯邊掠殺軍民
上遣崔閏德率諸將徃征閏德討平之上捷書
羣臣庭賀
上下教曰自我
太祖應運開國內修外攘于時野人畏威懷德
太宗威德廣被島夷山戎罔不享俾予以否德
仰承
祖宗謨訓畜待野人優加矜恤近有李滿住等
寇我江界閭延殺害軍民刼掠畜産其背施

稔惡罪不容誅命將討罪分道並進擣賊窟穴悉皆平之予惟戎兵雖救亂討暴之器春夏非勞民動衆之時然一動久安予非得已布告臣庶悉知予意○敎曰盖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飮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飮以獻酬爲節因射而飮以揖讓爲禮鄉飮之禮所以敎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飮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降及後世俗習不

古唯荒腆是務故禁酒之法雖嚴而終不能
救其禍可勝嘆哉夫酒之為禍甚大豈特糜
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儀或廢父
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敗家小則
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毀風俗者難
以枚舉姑指其一二可法可戒者言之商辛
周厲以此而亡其國東晉之俗以此而亡人
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為子晳所焚
前漢校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關門投轄使于
匈奴醉而遇害後漢司隸校尉丁沖數過諸

将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顗能飲
酒一石偶有舊對來欣然共飲大醉及醒使
視客已腐脇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武王作
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衞武公作賓筵之詩以
自警責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
帝命引觴覆之遂絶元太宗日與大臣酣飲
耶律楚材乃持酒槽金口進曰此鐵為酒所
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邪帝悟乃
勑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晉陶侃毎飲酒有
定限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

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度袞父在常戒袞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師沉湎自恣竟底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羣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維新之化予以否

德叨承丕緒夙夜祗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
覆轍遵
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
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比有之
是前朝衰靡之風猶未殄絶予甚憫焉嗚呼
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心哉
縱不能以國家為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
朝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
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
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

者也咨爾中外大小臣民其體予至懷視前
人之得失為今日之勸戒毋好飲以廢事毋
過飲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無斁之訓剛制
于酒庶臻於變之風○召黃喜孟思誠權軫
議移寧北慶源兩鎮教兵曹曰自古帝王莫
不重興王之地以為根本我國北界豆滿江
天造地設
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州
太宗移府治于蘇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
歲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退寓富居

太宗嘗有命若胡人来居便行斥逐勿使為賊
窟穴令夫蘇多老孔州鞠為茂草胡騎踐蹂
恣為遊獵之場每念至此痛切于懷且斡木
河直豆滿江之南土地沃饒宜於耕牧正當
要衝合設巨鎮以壯北門
太祖之世猛哥帖木兒効順来歸請為藩籬
太祖許之茲者自底滅亡藩籬一空機不可失
伊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
北鎮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謹守
祖宗天險之封疆少寬邊民迭戍之勞苦非好

大喜功開斥境土之比也
十六年教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之禮制為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不可猝變自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制以為民先○教曰降衷秉彝生民之所同厚倫成俗有國之先務世道既降淳風不古天經人紀浸以失真臣不能盡臣道子不能共子職婦不能全婦德者間或有之良可嘆已思昔聖帝明王躬行身教表唱導率使比屋可封顧予涼德雖不能企

其萬一而竊有志焉惟是敦典敷敎之道夙
夜盡心載念愚民懵於趨向無所則効爰命
儒臣編輯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
者隨事紀載并著詩贊尙慮愚夫愚婦未易
通曉附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廣布中外第
以民庶不識文字書雖頒降人不訓示則又
安能知其意而興起乎予觀周禮外史掌達
書名于四方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今可倣此中外攸司得民之有學識者敦使
訓誨○

上曰當予生日宗戚勳舊設齋祈筭是雖臣子
至情揆之於禮則未可其除之

十七年

上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十餘人于集賢
殿撰資治通鑑訓義

上親加讎正或至夜分謂淮曰近日看得此書
頗覺讀書有益聰明日增眠睡頓減也書成
賜名曰思政殿訓義○教曰敬老之禮尚矣
古之帝王或親臨宴衎或復子若孫皆所以
示尊敬之義也今予在位凡尊高尚齒之禮

悉遵古制獨賜爵之典未舉予心慊焉昔唐
玄宗於高年男女板授封爵今可授年九十
以上者爵命以示老老之仁

國朝寶鑑卷之五終

國朝寶鑑卷之六

世宗三

十八年教曰唐虞之際百揆統九官十二牧成周之時冢宰統六卿六十屬或以陳平不知錢穀之數爲得大臣之體然漢相之失權自陳平始我朝議政府揔一國之政後以大臣不宜親細事令六曹得自奏事自是事無大小皆歸六曹政府不與焉有違古者任相之義今依

太祖成憲六曹各以庶務先報議政府政府商

度以啓唯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等事刑曹死囚外刑獄令該曹啓聞施行政府從而審駁之○璽書諭會寧節制使李澄玉曰自古将帥非徒威武之為尚必修文徳以為本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吴起智通萬務勇冠三軍為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戰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才士矣然専尚威武寡恩鮮仁所至怨謗随之事魯事衛皆不克終鄧訓為護羌校尉務以恩信懐遠人湟中諸胡莫不感悦而種落款

附邊境安寧及卒吏士羌胡莫不號咷至於
家家立祠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招來降附
五千餘户東漢邊將無出其右及代而歸告
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
君性嚴急不得下情宜寬小過摠大綱而已
尚以為超無竒策所言平平其後尚果敗如
超所戒大抵人之性資緩急度量大小難於
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威武嚴察者常
犯衆怒得衆心者常保於安全犯衆怒者常

及於禍敗此理之常也卿之威武雖古人無
以過之威振北鄙虜皆讋服予甚嘉之然御
衆在乎恩威之不偏恩威不偏則人知所愛
既知所愛又知所畏如是則可以立功晉之
羊祜是已卿鑑古將之得失體寡人之至懷
不惟威武之尊尚必加仁愛以服人永作北
鄙之良將以副予心

十九年

上曰予以否德嗣承丕緒不能善治災異荐至
下民阻飢而予之子孫衆多徒費天祿予實

慚焉其減親子孫科田用答天譴○京畿觀
察使金孟誠進麥穗四岐奉箋陳賀
上不受曰如此誇大之事予甚愧焉仍遍諭諸
道勿賀○璽書密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
瑞曰初富居慶源之民告于朝曰古慶源之
地宜牧宜農且有江易守請遷居之又有言
者曰古之為國者務廣其地公嶮鎮以南不
可棄也癸丑之冬適有兀狄哈破殺管禿父
子而斡木河無酋長矣時議者之言曰疆域
不可棄也機會不可失也宜沿江設鎮高其

郛郭多其軍民以耕以守若
大明或別有處置則後悔無及前者孔州之城
高不過身長民居不過四百户猶能守數十
年今日之計必無所慮但後世綱紀緩弛邊
將非其人是可慮也雖然治亂相為消長無
百世之運理之常也至于李世破敗之事豈
惟邊境而已哉亦不足論也議者曰龍城要
害之地也以為關塞則我可以高枕而卧則
又不然龍城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龍城
為限吉州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吉州為

限無有窮極也况龍城之南入寇之路非一二子之取舍本末如此卿所知悉也不意初年大雪次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矣去年賊變被虜被殺亦不少矣雖然予意猶以為成大事者不計小害然今之備賊非昔日之比也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千萬為羣恣行無忌若欲但守城砦勿與之校則後日之禍無窮矣雖然近來告賊變者紛紜無歲無之聽之者以為虛言則固不可也以為實言而不論四時發兵南道不減千數不及十年財力

竭矣民生困矣怨懟逃散必然之理也咸吉
一道地窄民少賦役素輕及予之身利益之
政無聞焉煩擾之事日以多矣予甚愧之予
甚懼之元魏孝文雖曰夷狄其仁孝慈祥才
備文武德洽化內誠難得之賢主也其言曰
先祖專事用武不暇教化教化之責在於朕
身故禁胡語胡服遷都洛陽欲其漸革舊俗
比擬於成康也前史美之然太子勳臣皆以
之不終臣民不安厥居自此以後日以衰微
帝每言曰朕於洛陽不成矣帝崩之後終於

不振而已盖其意必以已之為為盡善也其
效乃如此予每念及此良增兢懼予深居九
重北門之事遥度而已未詳其實也卿於此
事慮之熟矣卿其商度利害宗瑞密為書以
啓曰臣竊聞威德廣被日闢國百里者不為
不多而莫盛於周文窮兵黷武拓地千里者
亦不為不多而莫甚於漢武又有暗弱衰薾
日蹙其地者固不足道也然以德闢國者易
得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
同也高麗始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

方只以鐵嶺爲界其在睿宗謀臣聘智誘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縱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至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東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

太宗繼世道洽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爲民俗華於善維持鞏固莫敢誰何第因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爲賊藪

太宗軫念姑置慶源於富居微示復舊之意其

攘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述耳曩者在朝羣臣獻議曰慶源於
龍城則北方措置得宜而民弊盡去矣
聖上以為
祖宗所守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為不
可不從羣議厥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
微臣往議大臣加置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
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聞富居石
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塞之地議者
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

胡人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真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鎮以為主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城為界猶未免侵凴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為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鑑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蓋可見矣棄

先祖之地而不守忘肇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構肯穫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而承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為界者有一不義二不利焉蹙

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限者有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耳天相有道孽胡自竄

聖上秉機不勞一兵不傷一民克復舊疆爰置四邑可謂善繼善述而增光于前烈矣臣又聞成大事者不顧小弊建大業者不計小害事巨則弊必生業廣則害相隨非獨今時自古為然今四邑之設非為好大復

先祖之地則事莫大於此矣繼

先王之業則義莫重於此矣何慮乎小弊何患乎小害況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斃損次年之疫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如議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而出軍卒

之多餘丁之衆尚不減於舊額又何與其說之過情不待明者而可知也且以去年之事言之其禍雖曰重矣比之興富之身戮承祐之覆軍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損於堯湯之盛德五十萬之凶奴四十萬之突厥何害於漢唐之大功况突不過於一年賊不滿於數千則何憂何懼臣又聞古之豪傑築萬里之長城以防胡修千里之長堤以防河且其役民至於十年之久此則過矣然後世有蒙其利我國北連韃靼屢

被侵陵自前朝至于今其禍不泯城郭之修甲兵之鍊當百倍於他道可矣雖今年築一城明年又築一城無歲不築何害於義哉徃者以富居爲界而尚無數尺之城塞邑如是况其龍城以南之州郡乎以今思之籌遏之策甚失而華人之笑宜矣

聖上軫念謀臣獻議庶民子來既築會寧又築慶源役不踰時功乃告訖况甲山慶興自能修築皆有堅城北方之憂十己去其七八矣

臣又聞殷伐鬼方至于三年周之戍役者乃

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曰曷月予還歸哉若是則殷周之民尚不免戍役之久也自此以降夷狄益張征戍益苦觀其歸來頭白還戍邊之詩則可知矣非獨中國前朝亦然初以鐵嶺爲關後以雙城爲界出諸下道之軍遣戍於此戍卒到老尚未歸家至於父子不相識其道途之遠戍役之久又可知矣以今日之事言之胥壞不侔矣臣又聞遷邑大事也起怨咨傷和氣古人之所深慮況遷吾靜居之民移彼豺狼之域乎其不怨惡者幾希

矣第緣
聖筭神妙不鞭一吏不刑一民數萬之衆纔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其與旋得旋失者不可同日語矣不意浮薄之徒假托初年之大雪次年之大疫胥動浮言扇惑人心安者欲動止者欲行幾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幸賴
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仁浹洽寒者以衣飢者以食民困於役而忘其勞卒困於戍而忘其苦古人有言曰毒民不由

其上則民懷敵愾之心又曰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是已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屏北方也
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屛也今日之成
邊圍亦欲禦賊而安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
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
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意民
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
者唯鍾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旣築則我輩
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庶民之心從可知矣
去年慶源之禍可謂憯矣而民無懼色敢者

聚逃者復力農安業無異平日以今日之事觀之後日之効死勿去可期也或有不勝銳氣自出赴敵能斬賊首者有之以往日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一邑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心槩可想矣臣久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惠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乘自屈之際

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訓士卒蓄粮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兵堅利士卒訓鍊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永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臣抑又思之新徙之初僅以數尺之寨尚能固守況今石城既築何憂自守民無所儲官無所蓄因之以饑饉亦免餓殍況今連歲有年民有餘粟官有餘蓄何憂食盡官無尺寸之求民無絲毫之出何由財盡民志已定逋逃日減何由逃盡鍾城

畢築則民力自休矣何患力盡若龍城則勢非汲汲何必速成待其財力有餘然後爲之未晩臣又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况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爲憂喜也伏望

聖上不求速成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歲月持之悠久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自去民怨自絶民食自足兵力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不可盡

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為頭匹盡死臣則以為
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為人民幾盡死亡臣
則以為不然朝議多以彼為直以臣為曲指
彼為忠指臣為邪臣於是時痛心罔極以今
觀之事各有迹卒不可掩未知孰為忠孰為
邪孰為公孰為私公私之分忠邪之辨唯在
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讒謗不
能脫禍者多矣前朝尹瓘盖其一耳瓘以巨
室大功幾乎未免況臣無尺寸之功又無建
事之才而所為多舛寧不寒心

上即遣中官嚴自治慰諭曰今見卿書北方之
事予無憂矣賜御衣一襲
二十年
上嘗命制諸儀象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
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其
規模制度皆出
睿裁又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糊紙爲山
高七尺許置閣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
又作四神十二神鼓人鍾人司辰玉女凡百
機關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天日之

度晷漏之刻上與天行一不差毫釐又用漏之
餘水而作欹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皆如
古訓以觀天道盈虛之理山之四方依豳風
七月詩作四時之景刻木為人物鳥獸草木
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以見民生稼穡之艱
名其閣曰欽敬云○教曰古者周之鄉大夫
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漢之州郡察孝廉
茂才而辟舉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所
以得人之盛也我國以科舉取士而無德行
選舉之法躁競之風漸成廉讓之道幾息是

可嘆已如有持身方正有節義者立心慷慨
能直言者與夫士行卓然素聞於鄉者才藝
特異見信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訪以聞○
御經筵謂左右曰予於經史靡不周覽今老
不能記不須讀書然且不輟者只為披閱之
間所得頗多耳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
孝寧大君補遘疾在誼成君寀第疾愈
上親臨錫宴慰之賜鞍馬賜侍疾醫衣一襲銀
帶笠靴
上初見補泣下霑襟補亦泣酒酣侍宴宗親皆

起舞

上亦舞還宮夜已半矣

上平日與羣臣宴會不過四五爵

二十一年

上曰宗室僕隷豪横民間此無他為無禁制也古者宗正寺掌親屬糾察愆違自今宗親過失令宗簿寺糾理◯中外死因一百九十人

上謂大臣曰比來饑饉荐臻盜賊興行忿爭滋繁死獄之多比古為倍予竊愧之深自勉勵每當聽決之際未嘗不惻然如鬪毆戲殺雖

律應當死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粮者類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貸死黃喜申槩李孟昀河演曰先王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而懼億兆之人不敢肆意於為惡也是知輕刑適所以惠姦宼害善類而有害於治道令好生至仁出於天性每當斷刑反覆考究情法輕重以求生理或有纖毫未盡者輒從輕典故當死而原免者甚多昔鄭子產有火烈民畏水弱民狎之訓而大叔不從卒有興兵攻盜之舉輕刑之害害及善類

願一從律文從之

二十三年

上曰古人圖唐明皇楊妃之事者頗多然不過以為戲玩之資耳予欲採開元天寶成敗之迹圖畫以觀昔漢時乘輿幄坐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豈非令世主鑑前轍以自戒耶明皇號稱英主而晚年沉於女色以至於敗終始之異未有如此者也至若遊月宮見龍女楊通幽等事極為誕妄似不足書然朱子於綱目亦書帝聞空中神語以見明

皇好惟之實凡此等語亦有國家者之所宜
深戒也乃命儒臣編集圖形紀實間附以先
儒之詩論名曰明皇誡鑑
二十四年諭平安道觀察使鄭莘曰近聞邊
郡之民迫於饑饉不能聊生而卿不以聞是
何意歟甚非予委卿之意也自聞此言夙夜
軫慮卿其盡心賙賑如有窮餓失業者官給
衣粮曲加撫恤
二十六年教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曰夫
民有三綱彝倫莫重於父子刑垂五辟弑逆

當肆諸市朝此天下之大經而萬世之常典也東良北野人甫也豆音賊殺其父凡在族類孰不聞知顧以此俗元無統攝乃令逆竪偷全要領逾十餘年今者隨從兄都萬户浪卜兒罕而来始聞其狀良用瞿然爰命有司按驗具服盖天道不差於降殃故罪人自底于邦憲予惟亂賊之徒覆載所不容神明所不赦身無存歿時無古今不必士師人得而誅殺其人瀦其室國君亦自傷教化不明逾月而後舉爵此人道之一大變也野人雖無

知父子之情亦各有之何意悖逆一至於此
東良北近在封域不宜容此大慝以長梟獍
之風好生雖切於予懷不道難逃於天討亟
令誅諸境上廣示衆庶卿其招集道內大小
軍民及近界居住諸種野人開諭本人罪惡
知律處決俾識天倫之不可紊王法之不可
犯革彼獷俗遵我大度於戲履地戴天孰有
無父而生者誅一震萬亦足垂鑑於將來○
初倭賊寇上國沿海地面又掠濟州爲邊將
所獲餘賊逋歸對馬島

上遣李藝諭島主執送餘賊逭歸者島主亦不
敢匿付藝以送
上遣兵曹參判辛引孫獻于京師至是勑曰王
嗣國東藩堡障邊境克體爾先王敬天事大
之心秉恭攄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恩眷待
不替益隆可謂君臣一心終始靡間者矣玆
復遣陪臣辛引孫械送擒獲犯邊倭賊五十
七名來獻足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
亦以見守邊得人而有禦暴之功朕深嘉之
特賜王綵幣表裏用荅王之忠誠○雷震延

生殿
上召右議政申槩等謂曰今日災變甚大昔洪
武時雷震謹身殿永樂時奉天華蓋謹身三
殿災
二帝皆側身修省大赦天下以答天譴今天示
譴責予甚懼焉欲布寬恩以弭災變於是大
赦境內出宮人年壯者授老人爵有差○教
曰王者之政以安民為本其要不越乎輕徭
薄賦而已予以眇躬君臨一國四方萬民不
能獨治慎簡庶僚委以字牧之任用圖救功

者盖有年矣而德有未孚澤有未洽連歲旱
荒民不聊生予心是惕近聞守令不知國家
大體不念民生疾苦者容或有之方其賦役
之際徇利忘義夤緣為姦一斗之賦多至於
數石一日之役延至于數旬甚至常科之外
詭計多端一事忤意鞭撻隨之使吾赤子不
得寧息怨咨方興召傷和氣是豈予委任責
成之意哉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詩云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今爾守令體詩書之訓
遵

祖宗之法毋習於苛且毋狃於舊例凡諸非法
之歛不急之役一皆停罷以寬民力以厚民
生康副予仁恤元元之至意○教曰國俗嚴
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主殺之例皆右其
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也然賞罰人主之大
柄以人君而殺一無辜猶且不可況奴婢雖
賤是亦天民也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
生而已𡷊見無辜被殺寧不惕然自今奴婢
有罪不告官而歐殺者一依舊例科斷如有
炮烙劓刵黥面刳足及或用金刃木石一應

慘酷濫殺者其當房人口依律屬公○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者衣食之源而王政之所先也惟其關民生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趨本以遂其生生之樂耶若古神農始為耒耜以利天下少昊命九扈以掌農事此聖神所以繼天建極而為億兆立命者也堯命羲和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食哉惟時夏后氏盡力乎溝洫商宗知小人之依至于周家以農事開國豳風之詩無逸之書無非

拳拳於稼穡之艱難以成長治久安之業盛
矣哉漢文帝數下詔書歲勸種樹減租賜農
海内殷富唐高祖詔牧宰務從簡静使不失
時太宗每謂群臣曰營衣食不失時為本其
致斗米三錢之効豈無所由宋制置勸農司
歲終賞罰又令州縣每歲載酒出郊迎見父
老諭以竭力耕田之意盖亦有見於此歟洪
惟我
太祖應運開基首正田制拯民塗炭俾享耕鑿
之利其勸課之道具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昧於樹藝
之宜命儒臣以方言譯農書廣布中外以傳
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
祖宗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慎簡
親加勉諭且令逮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
為農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儻可
以利於農者靡不悉心究舉期於人盡其力
地無遺利而民無蓄積之餘歲一不登輒有
飢色是奉吾教不力而從事焉尚寡也吾甚
慮焉嘗觀古之賢守能興利一方而民受實

惠者莫不以勤勞而成龔遂為渤海務勸農
桑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買牛犢春勸趍田冬
課收斂民皆富實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
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行視水泉
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莫不力田任
延為九真其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每致
困乏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
充給辛纂為河內督勸農桑親自撿視勤者
賞以帛物惰者加罪朱文公之為南康也印
榜勸民自犁翻糞種芟草之節以至種麻豆

修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諄曉諭時親巡野罰不如教凡此豈無自而好為煩擾哉蓋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令任監司守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係乎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其時時苟一違終歲莫追民既一身力不可分奪之

在官豈可責之力田爲人事既盡則雖天運
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之代
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丁巳於後苑試
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爲災禾頗稔熟是
則偶爾天灾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昬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乃知寧過於勤
勞不可失之怠惰也第民欲勤力勸課不實
則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
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

限節候以示與其晚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爲愈也非謂必待此播種之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令之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芒種猶遠凡干土田訴訟未即處決種食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稽緩雖或守令申報監司監司移牒户曹以報政府政府具由以啓轉相往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稼之宜徒務勸課之名勸督大早苗不得生反以害農者有之或未能真知節氣之早晩自計踈虞以失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

民之意乎凡與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
遵
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課農之規廣詢風土所
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大早毋大晚
尤不可興務以奪其時各盡乃心導民務本
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固我邦
本庶幾家給人足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豐
共享熙皥之樂○時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
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脉集賢殿修撰李賢老
亦以風水之說請於都內川渠禁投穢物以

清明堂之水集賢殿校理魚孝瞻上疏曰臣於地理之書未能徧慱僅所讀者亦掩卷輒忘未領其要又學問淺薄本無識見但於惷愚固執之意妄謂地理之説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唯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两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説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陰陽雜書訛僞既甚拘忌亦多命大常博士吕才刊正削去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識者以爲確論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

壯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
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才之言
旣如此則雖至唐時實爲巫史業此以謀生
野俗無識信之而有識之士所不取也至宋
司馬温公葬論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旣擇年
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
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
之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
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者或以擇

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詠問於
朱子曰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
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
之吉凶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
不必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
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
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取
也此皆載在經籍歷歷可考固
殿下之所洞覽也臣敢誣哉然則其禍福之說
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

又未見其可也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一則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定論也且三代以前既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治之美增光簡策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皆盡合於今之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

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曹魏西晉四五十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十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歟臣所謂固無關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則福通之則禍

城內之麓補之則吉不補則凶經傳故事何所據依臣誠愚昧未燭其理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北果皆禁人行迹歟況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趾入地之深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既已城斷主脉深入丈許而禁人行於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割肉以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氣脉塞城北之路固非也築城內之阜亦無益也必也先毁宮城乎然則宮城可毁

乎是必無之理也臣又按洞林照膽范越鳳之所撰也越鳳五季一術士耳其所謂明堂有臭穢不潔之水悖逆凶殘之象者論葬地之吉凶也都邑之形勢則不之及焉盖越鳳之意必以神道尚潔故水性不潔則神靈不安而有如是之應也非所論於國都者也至於都邑之地人煙繁盛旣庶旣繁則臭穢斯積必有通溝廣川經緯乎其間以流其惡然後可以爾清都下其水無可清之理矣今欲使都邑之水一如山間之清淨則非唯勢不

能行以理言之死生殊途神人異體塚地之事豈可用之於國都乎我國都之形勢盡合於術而獨此數事為未盡耶若未合於術者頗多而禍福之說例盡可用則塚地成局之內無居民矣都邑之民盡可出之城外歟況景福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為切近可盡撤其民居乎塚地四神有交路者傷亡之兆四維有路者貧苦之兆坤上路交者多淫艮方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維及坤艮之方者可盡塞之歟如此之類雖以

枚擧而未能盡從其術則於此數事獨何惓惓此愚臣之所未解也自古邪說之興易以惑人以禍福動之也試語於衆曰某山某水不利於國則聞之者必曰臣子所不忍莫敢誰何此無他動以禍福也夫周公孔子天下之大聖也溫公程朱天下之大賢也禍福之說前則周公孔子之所不言後則溫公程朱之所不取不知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爲不智知之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爲不忠知之而不取則溫公程朱亦爲不忠然則彼二聖三賢

獨非臣子而不言不敢耶是則聖賢反不智
不忠於術士歟此理甚明無復可疑固
聖學之所洞徹也臣敢誣哉所云造山塞路等
事縱使無妨於今日然非徒有戾於聖賢之
道其末流之弊可勝言哉方今上有
聖明之主下有聖嗣爲儲副又有賢宰相相與
講論治道立法定制垂憲萬世正在此時真
可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者也今而試用其術
則後世必曰某祖某宗聖人也而信用之予

不聖於祖宗而敢違之遂以人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皆係於此時君信焉時相惑焉妖媚之徒乘隙而進乃詭曰某山某地民居可撤某方某門可塞某位某山可低可高顛倒吉凶誑惑人心必矣非特此也將恐前朝裨補之說或繼踵而起則必曰某里某坊可營寺刹某邑某山可建塔廟大槩心有所惑則必有所蔽於是君臣上下皆墮於術中謂藉此術可以致歷年之久不懋敬厥德以為祈天永命之實則今日此舉殆非所以燕翼貽

謀之道也可不愼哉昔我
太宗恭定大王宣旨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
於大夫士葬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
多忌踰時不葬予甚憫焉如大歲壓本命葬
師最忌予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
臣鄭以吾等遍閱羣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
質聖賢之旨要破俗巫之膏肓集成一書名
之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然後人心有定王
制復明吾東方之為人父者乃得死不暴露
而喪親之道無憾矣燕翼貽謀之道必如我

太宗然後爲至也歲月日時之拘忌我
太宗旣絶之於前其山水禍福之邪說我
殿下當正之於後也伏惟
殿下遠遵先聖賢之正道近體我
太宗之美意許令名儒遍閱地理之書專以程
朱司馬公所論爲宗其怪誕不經之說一皆
去之亦如
太宗之所爲
殿下又當致達中和之極淸道義之源疾於敬
德而勿聽無稽之言以天命爲主脉以民心

爲案對顧諟天之明命用顧畏于民嵒蓋修明乎政敎于以淑人心而囬世道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而致雍熈泰和之隆以貽訓於後世務以凝天命而結人心國祚有磐石之固泰山之安則此正億萬世無疆之休也區區地理禍福之邪說何足道哉臣竊念世例以儒者之言爲泥古而不通然其泥於古者實亦欲通乎今也臣今所陳自世俗而言雖若泥古質諸聖賢之道則其於闢邪說明正道作則垂訓永保天命之義未必無小補云

疏入
上謂近臣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動於
心竟不用術者言

二十七年

上曰監司守令不體予意凡獄訟一以深峻爲
務至使有罪者得脫無罪者繫獄致傷和氣
予甚慮焉遂諭諸道觀察使曰大抵刑獄得
情難而失中易曾降教書告諭丁寧然以州
縣之多守令之衆安知無用刑過中聽斷不
明無辜之民久繫犴獄召傷和氣者哉予甚

軫慮卿其曉諭守令凡諸獄訟毋慘酷毋淹
滯虛心明斷以副予欽恤之意○
上謂鄭麟趾曰凡欲為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跡
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編簡浩穰未易遍考
大抵人之於學博覽為難況於人君幾致之
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
為勸懲者撰次成書以為後世子孫之永鑑
吾東方興廢存亡並令編次於是聚文學之
士數十人于集賢殿分科責成命今
上監之書成賜名曰治平要覽○

上以
祖宗積累之深締造之艱後王不可不知乃命
權踶鄭麟趾等撰述
穆祖以後肇基之跡名曰龍飛御天歌摠一百
二十五章命於宮中鋟梓賜羣臣以爲朝祭
宴享之樂辭○慶尚道都節制使崔淑孫進
白鵲大臣賀曰向者甘露降於廣州今白鵲
見於慶尚祥瑞屢見臣等不勝賀情
上曰予聞此言甚愧卿等勿復言
二十八年下書議政府曰古者用民之力嵗

不過三日又曰卒踐更輒與平價又曰有田
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戶調亦然以此而觀人
君取民有制不得任意增減今則不然征斂
無藝用度無節故或因事而加斂或預徵數
歲之貢朴訔嘗請依唐租庸調法略定制度
未即施行予謂斂民無節則君之所用亦無
極而秦之箕斂唐之進奉由此而起當依租
庸調法量時宜加減其數定數之外不得一
毫增斂則民志有定用度有節而官吏貪污
者亦不肆其姦矣○御製諺文二十八字字

倣古篆分爲初中終聲字雖簡易而轉換無窮禮曹判書鄭麟趾序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則必有天地自然之文所以古人因聲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能易也然四方風土區別聲氣亦隨而異焉蓋外國之語有其聲而無其字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是猶枘鑿之鉏鋙也豈能達而無礙乎要皆各隨所處而安不可強之使同也吾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夏但方言俚語不與之同學書者患其旨趣之難曉治獄者病其

曲折之難通昔新羅薛聰始作吏讀官府民
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澁或窒非但
鄙陋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其
萬一焉癸亥冬我
殿下創制正音二十八字略揭例義以示之名
之曰訓民正音象形而字倣古篆因聲而音
協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以二
十八字而轉換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
不崇朝而通愚者可浹旬而學以是解書可
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清

獨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克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從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鷄鳴狗吠皆可得而書矣遂命臣等詳加解釋以諭諸人庶使觀者不師而自悟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等之所能發揮也恭惟我

殿下天縱之聖制度施爲超越百王正音之作無所祖述而成於自然豈以其至理之無所不在而非人爲之私也夫東方有國不爲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智蓋有待於今日也歟

三十一年時中國有北方聲息

上謂左右曰予觀古事非不多也古之賢哲雖年少決定大事如鄧禹知光武而附之遂成大業我朝李叔蕃亦輔我
太宗克成大功是皆智略絶人者也予年歲不爲少也所見不爲寡也果斷事機不及古人以是爲愧昔在東晉盧循叛南方一小賊耳孟昶懼其不能禦欲奉其主避之劉裕曰不如不避而固守也孟昶不信欲死之劉裕曰待戰敗死未晩也昶不聽而死後裕遂克之謝安當苻堅大擧之時對賓圍碁擧止自若

且出遊野外晉人賴以安靜吳孫皓輕蔑敵國不以爲意敵兵入城已執其君然後國人乃知高麗恭愍之時紅軍闌入有報賊變者而賊隨至遂陷京城恭愍僅以身免由是觀之孟昶失於過畏者也謝安得於不畏者也孫皓恭愍失於不畏者也今初聞廣寧聲息人皆兇懼而於予心一則以懼一則以爲不足畏也古人當大事必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謂不可無畏也好謀而成謂不可徒畏也故今不可過畏亦不可無畏而忘

備當量其二者之間適中以處之

國朝寶鑑卷之六

國朝寶鑑卷之七

文宗 在位三年 壽三十九

文宗恭順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

世宗長子永樂壬寅冊爲王世子性寬仁簡默孝友恭儉不喜聲色戲玩潛心於性理之學

正統乙丑

世宗以疾不能視事乃命叅決庶務性至孝庶務叢劇而嘗藥視膳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不敢退嘗於後苑手栽櫻桃供節以進

世宗必嘗之曰外間所進何似世子手種凡羣
臣啓事皆曰當白
至尊不自可否景泰元年庚午二月
世宗薨即位于柩前悲泣不自勝衫袖為之盡
濕居廬水漿不入口哀毁瘠立時病疽新愈
瘡口未合大臣請退居溫室調保不許於
輝德殿几筵之奉雖隆寒盛暑未嘗暫廢每朔
望節祭悲泣汍瀾左右莫能仰視皆感其孝
誠○司憲府上疏曰竊惟
殿下嗣位之初方侍殯宮悲哀痛慼其於施措

有未忍及今則山陵既畢始親萬幾凡在生
成之内莫不迎頸拭目以觀新政夫哲命之
貽罔不在初國家治亂安危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機在今日一念一慮之發一號一令
之施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業實係於此此誠至愼至
重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等俱以庸愚忝備言
官當
殿下新政之初屬萬姓望治之日不容含默冐
陳

天聰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之不謹終其
可望凡人作一事而不慮其始終或致悔況
人君即政之始乎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
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曰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几
席戶牖弓劍莫不銘焉方武王踐阼之初春
秋已踰九十年高德邵猶且急於求道皇皇
若未有聞者如是後世人主聞道未至行道
未熟臨政願治其所以講究者當如何也且

武王初定天下訪于尚父而尚父所以告之者不出乎敬與義然則天下之至理豈有切於此二者乎盖敬則心存而萬善立怠則心放而萬善廢義則理為之主而事物各得其分欲則物為之主而天理反以自喪二者毎相反而互相攻人主莫不重敬而怠心害之莫不貴義而欲心害之斯須無敬畏之心便是怠矣頃刻有物我之心便是欲矣一念無畏終至於謂敬不足行一念有我終至於竭天下以奉一己念慮之發甚微而吉凶存亡

之幾甚嚴彼勝則此喪此勝則彼喪一勝一
喪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強則終於滅與亡
而已此武王所以惕若恐懼而不能自已者
歟自古帝王即位之初羣臣進戒之辭固多
而未有若此之切且要者伏望
殿下勿以為陳言更加警動念玆在玆服膺勿
失凛然常若太公端冕奉書而相接乎堂陛
之間則自然敬勝義勝而私欲淨盡宴安之
鴆毒無所投其隙矣謹始之道莫急於此以
此而窮理則理益精以此而治心則心益正

于以親君子于以遠小人自身而家而國增
光前烈垂裕後昆登三咸五之治參天賛化
之功惟
殿下之所欲爲矣二曰天下之道有二焉邪與
正而已始之以正終或流於邪始之苟不以
正則終將若何至於一事之微發或不正終
於邪僞而無成況統理萬民爲百神之主而
可不正其始乎然天下正者少而邪者多正
者未必勝而邪者每勝苟不辨之於早未有
不以邪爲正以正爲邪而不自知也以人言

之盧杞陷害忠良庇保凶逆使宗社播蕩而德宗不覺其姦邪李林甫為相十九年妬賢嫉能養成天下之亂而玄宗不之悟甚者知其為正而不能用強名之曰邪知其為邪而不能去強名之曰正元祐黨籍諸君子當時之人孰不知其為正而指以為姦黨也噫正道之難勝而邪說之易得志如此此乃天理存亡世道升降之幾不可不察也人主好尚不可不慎一有所尚羣邪隨之好閑燕則便佞之臣進好逢迎則諂諛之臣進好技藝則

奇巧之臣進好拘忌則術數之臣進好文辭則膚淺華藻之臣進好財利則剝民斂怨之臣進好營建則辦集興作之臣進好闢土服遠則邀功開釁之臣進好異物則珍禽奇獸妖花怪石畢進而符瑞之說興好禱祀則巫覡之風競作而怪異妖妄之說興好因緣詭誕則釋老之談復起誑誘不經之說售矣夫迷君誤國之姦天下信未嘗無其人也顧人主所守者正而防之甚嚴故未嘗發耳少遇其便則乘間抵隙競進爭入浸淫漸漬使人

主怡然而恍陶然而醉醺心蕩意不自知其
陷於術中如此者一進而不可退一入而不
可出不至於無所不至不肯已也原其所由
則人主好尚之少忽有以致之也可不慎哉
雖然正人難合而邪類易親禮貌莊則憚於
目議論苦則逆於耳一顰一笑一予一奪使
我皆不得私而彼小人者惟我意向是趨惟
恐承順之未至故自非大有為之君經德不
變者鮮有不為其所賣也昔唐太宗嘗玩禁
中樹宇文士及從傍嘆羨不已太宗正色曰

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知佞人爲誰乃令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太宗意解夫以太宗之明旣知其佞而不能斥之者得非以將順之一言有中其心乎不然何其怒之嚴而解之遽也太宗猶爾况其他乎

殿下新臨臣庶實羣下觀望之時尤不可不慎好尚以示之也三曰爲國之道言路最急言路開則下情上達上澤下流上下交而其志

同所謂泰也言路閉則下情欝而不伸上澤壅而不施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所謂否也然則否泰之幾夫豈遠哉亦在人主能樂聞人言與不能耳古人云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甚言下情之難達語若太過然又有甚焉者千里萬里之遠歷月踰年或可傳聞堂下君門之遠至有沒世而不得相聞者多矣使得相聞自古以來寧有敗家亡國之主乎言路之通塞其所關如此可不畏哉夫然則言路通而國家治安言路塞而國家

亂亡亦已貽昭矣人主莫不欲長治久安而
不能使言路通者何也或有自謂樂聞人言
責臣下以進言而其臣下常患於不能敢言
者又何歟夫欲治安之心同而不能使言路
之通既知言路之當通而不能使臣下之敢
言必有受病之源矣願治之主於此反躬深
省而有悟焉則其於為國庶乎得其道矣今
當新政苟不開懷廣納以作其敢言之氣則
誰肯批逆鱗而抗天威乎伏望
殿下察羣下難進之勢念言路通塞之源究世

道否泰之幾以為國家長遠之計四曰人主
之德以剛健為主而寬裕以行之盖非剛健
無以配天行非寬裕無以育萬物此其體用
相濟而不可相無也世之人主天資明斷者
或失於苛察而其慈祥者又失於優柔不斷
此二者皆非中也歷觀前代當太平日久之
時政令舒緩法度廢弛人主欲救此弊則不
知包荒馮河之戒但尚嚴督或至叢脞不能
無絃絶之嘆至於左右近習朝夕與處情昵
而不欲繩之以法則反以為人君度量不可

不弘於是寬裕温柔施之於近習剛毅果斷
施之於外庭近之莫見其非而狎昵者無所
徵遠之莫見其是而畏威者氣益沮内外異
體情志不孚馴致睽乖而臣下不敢言人主
不得聞此豈細故今
殿下當持盈守成之初實勵精圖治之時使剛
柔相濟以嚴内治以體羣臣正爲今日之所
當留意也五曰爵位國家之公器雖人主不
可得而専也公天下之好惡當與天下共之
公一國之好惡當與一國共之豈可謂我有

其柄而以一己之好惡輕進退人哉雖然爵祿人之所利也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患得患失之輩惟利是視豈計其他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宗室則附宗室利在戚里則附戚里利在宦寺則附宦寺利在嬖幸則附嬖幸或以女謁或以財利或以土木或以奇巧或以伎術或以祝釐投間伺隙巧乘其機苟可因之以成其欲者雖吮癰舐痔靡所不至不幸人主不悟而為其所中暫輕其進退則乘之者益衆好惡始不出於人心之同而私門

一開不可復遏左右因之以用事權貴因之以擅國於是賞刑日紊綱紀日壞天職曠而不憂人心怨而不恤忠言讜論逆耳而不悅法家拂士觸忌而莫容自謂能獨斷而不知制於羣邪自喜迎合之多而不知其實孤立一朝危亂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往古覆轍

天鑑洞然伏望更加

聖慮好惡進退一以至公使挾媚媒進之徒不得少售姦計則自然朝廷清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上嘉納之命書一通以進曰予當常覽之不忘也○司憲府上書曰臣等竊觀宋司馬光論曰宦者爲國家患其來久矣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間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旨趣受命則無違忤之處使令則有稱愜之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此誠古今之至論而人主之所當體念也故我

世宗嘗有教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
授以出納之任近者金壽於除授間夤緣詐
傳漸不可長自今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其
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可謂至矣
殿下新臨臣庶此正勵精圖治之時也而大小
出納委之宦官以門户之後為喉舌之任其
勢漸長頗與任事然而凡欲進言者莫不由
彼以達誰肯直言不諱媒怨於人主之左右
哉夫宦者常在近侍苟有所惡者詐辭游說
諷之上達似若出於無心以陰中之人主亦

安能必其外人之不如是而不之信哉且論
是非之分辨得失之機多在於言辭之表今
臺諫進言於承旨承旨乃使官官轉聞言
至三轉豈能盡達其微意乎此弊不祛上下
將至於否隔豈是細故哉伏望
殿下一遵
世宗故事凡臺省及大小臣僚進言者或賜見
或令承旨親啓以廣耳目以正新政
上嘉納之○
上親製策舉子曰蓋聞善爲國者不過求賢從

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守丕基日夜祗懼如臨淵履氷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子大夫游心聖學爲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則當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博而意反不足則予徒見其反類俳優稱賛君德動比堯舜而行反不掩則予徒見其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手札教曰古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能得賢才而用之雖曰高枕無爲可也若賢者抱關擊柝而不

肖者徵倖進用則雖曰敗國亡家亦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乎古之賢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故謀從衆而自合天心愚暗之主則以言為忌有身諱死有國諱亡自信聰明不容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然則求言其可不急乎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者節操敦確敢諫直言者勇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畏強禦以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明敏者是皆大用之人況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知當去其詐（至

於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自東班時散六品以上西班時散四品以上各擧數人若御人口給心懷詐譎若悻悻自好許以爲直若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歲月若終日無爲懶慢無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皆是自暴自棄予將不用矣敢有徇私謬擧者罪之不貸其時政得失及民間弊瘼亦各實封以聞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封事者甚多

上採用之○都承旨李季甸啓曰褒奬節義爲

政之所當先高麗五百年間鄭夢周吉再忠
節卓然
太宗追謚夢周復吉再戶皆爵其子
世宗又贈再左司諫大夫所以砥礪名節為後
世計也請加再爵謚
上曰追加爵謚實是盛文遂命官其子孫○教
曰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絏之間易致寃
枉故歷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
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

皇考世宗好生之德出於至性屢下恤刑之教
告諭中外丁寧諄切參據古典又定三限之
法近年以來為臬司者不能仰體至意尚有
因循不即斷遣遂使無知之民一遭捕繫動
隔炎涼甚者幾至十年飢寒疾病因而瘦死
者多夫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室
廢業傷和召灾孰甚於此
皇考為此憫然常欲作戒申布中外而奄爾賓
天可勝痛哉予以寡昧嗣守丕基恐不克承
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祗懼若墜淵谷嘗聞一

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內皆吾卧榻之側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凡爾典法亦皆

先王之舊臣其可不體

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乎繼自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讞毋或稽遲使獄無幽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祇承欽恤之意

元年時黃海道京畿癘氣甚熾轉相浸染民多夭札

上自爲文祭之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

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厲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殺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源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孽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積年不止無辜横罹殞歿

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逸德玉石俱焚乎
予以凉德忝為一國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
之不獲其所者況忍視吾民之橫罹夭扎乎
玆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為壇分遣朝臣祭
以牲醴飯羹申之以丁寧之諭使爾開悟惟
爾鬼神思以善繼善收霽乖憤之氣以希往
生之本德

上既通性理之學發為文章操紙立書未嘗起
思又好趙子昂書法或於燈下臨之精妙入
神得寸簡尺紙者如重千金善觀天文精於

候氣預言雷動某時起某方後必驗然不以雜藝留意也嘗謂經筵官曰近看近思錄所得頗多不似少時讀書也又曰凡學愈講愈明今之學者多有異同卿等為予兩言之嘗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此敗身予每見諸弟諄諄戒諭未知從吾言否也○敎曰先代之後作賓王家古今通義也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所為非

太祖意也

太祖常以是疚懷
太宗每言此事非
太祖意未嘗不痛恨於心時有告王氏遺孽者
群議欲除之亟命釋遣以安其生我
皇考亦悼此不置嘗欲求立其後而未及焉夫
以王氏五百年之祚而祀無其主是豈
祖宗仁厚本意耶予以否德叨襲丕基仰惟先
志是繼欲得其裔商依古作賓之義尊其爵位
俾承祀事以匹休邦家尚慮王氏之後隱在
民間者猶未悉

祖宗之意疑懼不出其中外官吏明布予懷悉
心搜訪禮而遣之使王氏之祀永有所依咸
我
列聖之美意豈不偉歟於是得高麗顯宗遠孫
於公州賜名循循禮名高麗歷代祠宇曰崇義
殿以循禮為副使以奉其祀賜土田臧獲陞
麻田縣為郡置教官教王氏子弟擇高麗名
臣之有功德於民者配享于廟○
上命承政院曰臨瀛患疾予甚軫慮今聞差愈
良用喜悅璆素不治產今因疾病避寄他家

其賜綿布三百匹
上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琰
世宗所鍾愛撫恤尤至四節衣服皆令尚衣院
製給恩寵絶異
世宗嘗欲盡以内帑珍寶賜琰未果而薨及
上即位領帑賜之悉輸其第於是御府
先世相傳之寶盡歸於琰矣哀廣平君璵之早
卒収其子養于宮中衣服禮秩一如王子撫
恤甚篤

國朝寶鑑卷之七